



辛
静

风流尼姑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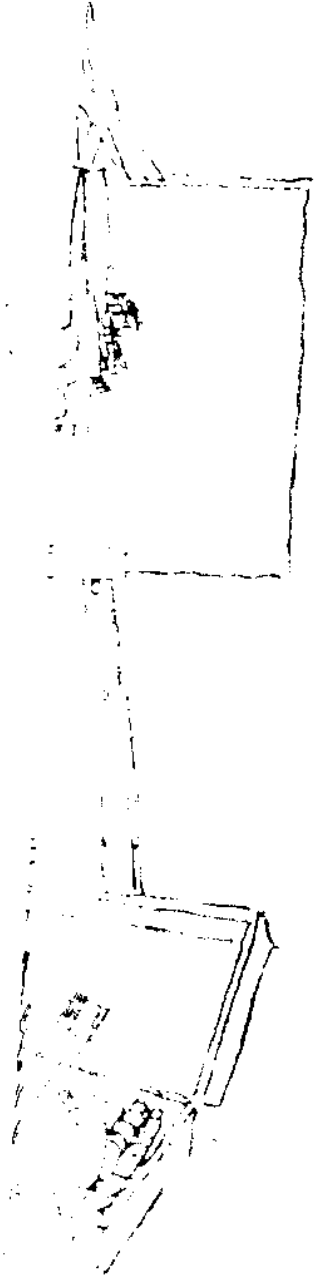


2 033 4061 5

辛 静

风流尼姑怨

作家出版社



风流尼姑怨

作者：辛 静

责任编辑：李玉英

责任校对：祁 斌

装帧设计：李世英

插图：于绍文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北京东光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196千

印张：10 插页：2

版次：1989年10月北京第1版第1次

ISBN 7-5063-0297-7/I·296

定价：3.60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何处是归宿？满眼迷茫古庵堂。

人间聚散几多愁，奈何，

连天衰草无尽头！

芳魂法衣裹，孤灯跏趺人空老。

情海尘缘谁敌手？灭欲。

桃李无花亦无果。

Gnm88/32
02

目 录

- | | | | | |
|---------|-----------|---------|-------|-----|
| 第 一 回 | 梦山夜雨梦蚂蚁 | 奇侠孤尼奇相遇 | | 1 |
| 第 二 回 | 冷眼怪僧洒热血 | 痴情伟女吐芳心 | | 13 |
| 第 三 回 | 黄花岗掩侠骨魂 | 落魄庵藏烟花魄 | | 23 |
| 第 四 回 | 金丝笼锁金丝鸟 | 富佛堂囚富寡妇 | | 33 |
| 第 五 回 | 功臣立志创画院 | 宠妾庵门识炎凉 | | 44 |
| 第 六 回 | 华光法会显丰姿 | 黑妾摇身成庵主 | | 58 |
| 第 七 回 | 仑兄定睛辨侠尼 | 觉持失声唤震儿 | | 71 |
| 第 八 回 | 梅姑师姑共啖蛇 | 麻尼俊尼齐受戒 | | 78 |
| 第 九 回 | 施计刁换连环锁 | 摇唇诳骗寡妇财 | | 94 |
| 第 十 回 | 大震多艺倾炯明 | 小霞飞鸢迷精卫 | | 103 |
| 第 十 一 回 | 画院本为春睡苑 | 茅厕方是净土地 | | 111 |
| 第 十 二 回 | 扎裤尼练“轧赤龙” | 花和尚摆素斋筵 | | 126 |
| 第 十 三 回 | 荷塘月色并蒂莲 | 画室风波离人泪 | | 140 |

第十四回	痴情妙尼奈何郎	冷面画家断肠姑150
第十五回	觉持寡妇同性恋	马仔药主求获利168
第十六回	中山馀孽杂牌庵	炯明欣然救危难182
第十七回	幽尼勇当模特儿	奇杰法为钟清汉191
第十八回	大霞委身陈炯明	风流幽尼怨苍旻206
第十九回	出家容易还俗难	利欲熏黑庵主心221
第二十回	剑父日出药佛庵	精卫夜入观音殿235
第二十一回	乞头蛮开师姑厅	妙尼巧制丐帮刁245
第二十二回	小霞痴迷宋子良	受辱终身始不悔259
第二十三回	寡妇歧途悬梁尽	虚园沥血黄泉近277
第二十四回	虚昊正义入牢狱	觉持劫庵逃南洋289
第二十五回	人间逆旅孽缘在	桶破水泻月无影305

第一回 梦山夜雨梦蚂蚁 奇侠孤尼奇相遇

唐高宗上元二年，二十七岁的王勃去交趾探父，路过洪州，恰逢洪州都督阎氏在滕王阁举行盛大宴会。时值三秋，长天漠漠，赣水悠悠。王勃登楼凭栏，睇眄中天，诗兴大发，即席写下《滕王阁序》并《滕王阁》诗。举座皆惊，风骚一时，千古流传，迄今不衰。是王勃赖滕王阁扬名？抑或滕王阁赖王勃千古？人去阁毁，惟见白云悠悠水自流。

《滕王阁》诗云：

滕王高阁临江渚，
佩玉鸣鸾罢歌舞。
画栋朝飞南浦云，
珠帘暮卷西山雨。
闲云潭影日悠悠，

物换星移几度秋？
阁中帝子今何在？
槛外长江空自流。

嗟呼！诗存人亡，岁月无情大浪淘沙。

诗中所绘西山，其实早享盛名。距章江门外三十余里，绵延起伏一片。终日云缭雾绕，缥缥缈缈似仙山。山脚有巍峨辉煌六阁八殿的玉隆万寿宫。其为祭祀普天福主许逊而建，乃遐迩闻名的道院之一。每逢正月十五、三月三、四月八、六月十九、七月半、八月八、九月九，腊月八，章江门外便人海沸沸，善男信女头插苍翠松柏枝，斜背百衲彩香袋，手擎一对巨大红蜡烛，三五成群涌至江边，或过桥，或渡船，浩浩荡荡去西山烧香进佛许愿还愿。茫茫信徒中，信道家大仙者有之，信释迦观音更有之，管它，中国百姓向来释道并存，哪里庙大神灵就往哪里奔。高官卜前程、孤者求子嗣、穷儒祈功名、商贾谋利禄，有病除病，有灾消灾，无病无灾锦上添花，反正无所不包无所不能！大家闺秀小家碧玉美名曰踏青，山野村姑俗妇为的开开眼界，便有小商小贩手提肩挑赶“庙会”，佛珠簪花吃食香烛，以次充优以假充真，混水摸鱼发点小财；更有风流情种或无赖泼皮混迹其间，演出多少风月情冤孽债！总有闹热，终也凄清；总有聚合，终也离异。“槛外人”或双手合十或手捻佛珠或敲击木鱼，晨钟暮鼓中迎香客送香客，念念有词中冷眼红尘世俗人。任凭滚滚锦绣香烟，遮天压地自西向东去。

到得宣统三年，朝廷昏庸腐败，外寇蛮横入侵。睡狮到了觉醒之日，反清烽火遍地燃起。因世道不太平，进香之举便不盛。是年初秋之日，细雨霏霏。但见秋水与长天共一色灰蒙蒙，孤鹭与江鸥展翅幽幽拍过江面。南岸码头冷冷清清，北岸田野迷离朦胧。章江渡口仅横一小舟，舟中一艄公戴着斗笠在舟尾打瞌睡。

这时，却来了一对中年男女香客：头插松柏枝、身挂红布条，手擎红巨烛，共撑一柄大红油纸伞。被唤醒的艄公不觉惊异，便询问非时非节何故进香。答曰，他们乃药城樟树人氏，夫妇贩卖药材为生，买卖诚笃，又兼济贫医病，家道倒也日渐富庶。无奈婚后二十又二年，竟无一男半女。近月妻停了经血身感不适，不知是病是孕是忧是喜，故虔诚去西山问卜抽签，以解心中之感。艄公听后哑然失笑：药求仙仙求药，你问子子问你。夫妇听后骇然大惊，作揖求教。艄公方说：“何不去梦山问娘娘？”

梦山位于西山东北侧。峰峦峻峭陡削翠竹如海，奇险秀丽无比。千余年前蜀国危亡之际，罕王刘护与妃子来此山筑寨居住，故名罕王峰。初秋晋兵来攻，刘护战死，后人便在山腰建造罕王庙祀奉他。相传刘护的妃子能用山果引人入梦，遂称为梦娘娘，后人也在山巅建造梦娘娘庙祀奉她。岁月悠悠，罕王庙以后不过一普通的小小和尚庙；而梦娘娘庙和庙中老尼却名声大噪，招徕多少广东福建江浙客！

夫妇登舟坐定，艄公摇橹离岸丈许远时，忽听岸上一声喊：“船家——”但见细雨蒙蒙中，一黑色人影疾奔而来。艄公掉转船头，欲往回摇，不想黑色人影腾空跃起，飞向江中！

舟中三人魂飞魄散，那黑影却稳稳笃笃，不偏不倚轻落舟头。但见他：辫子剪去留短发，脸庞黑瘦棱角特分明，额头凸眼睛凹颧骨突两腮凹鼻子高嘴巴厚，越发显得山陵高峻沟壑深幽，一双眼寒光冷冷入木三分！身材虽瘦削矮小却煞是精悍，披一件黑色斗篷着一双黑色短靴，分明是一怪侠客！艄公惊魂稍定，欲掉头摇橹时，不想岸上“倏”地又弹出一海青色小小人影！在灰蒙蒙雨空中竟划出一道鲜亮优美的弧圈。海青色小人影腾地欲落舟头时，不想小舟猛地荡开，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黑怪侠右臂向前一伸，紧攥住海青色人影的宽腰带，往里一拽，那小人儿便悠悠落到怪侠胸面前。众人方舒出一口气，却见那小人儿竟是十一、二岁的小尼姑！但见她：头皮剃刮得铁青，一张瓜子脸却精致灵秀得无懈可击，两道娥眉细细长长入鬓角，一双眸子眼白蔚蓝似海水，瞳仁漆黑藏忧郁，鼻梁高挺显英武，樱桃小嘴见妩媚。虽是小小一孤尼，眉宇神色间却荡漾一股高贵冷傲飘逸虚渺的仙气！着一件海青色长法衣，腰际紧束宽腰带，偏偏腰背上还插着两把雄雌鸳鸯剑！乖乖，分明是一小侠尼！

药商夫妇定下神，带着药城的平和邀客人舟中坐，侠客侠尼皆摇头；又递去大红油纸伞，侠客侠尼亦摇首。艄公已拨正船头，摇橹咿呀前行。江心风大雨斜浪涛翻滚，侠客斗篷孤尼衣袂迎风飘曳。那侠客刷地解下斗篷，不由分说披于孤尼身上，那孤尼也不拒绝，双手捏紧斗篷领带，仰脸却把怪侠看仔细，那忧郁的眸子竟荡出温馨与快活。而侠客，双眸凝睇江浪滚滚只有壮怀激烈！舟中舟尾三人却又吃一小惊：原来怪侠内着一套黑色西装，那袖子却齐肘处剪去！衣

上裤上沾着斑斑点点的颜料。怪侠原来是个“半袖先生”！

得到对岸，暮霭沉沉，雨却已霁。艄公突地长啸一声：“同船过渡前世修——”

药商夫妇便进村雇了辆马车，欲邀怪侠孤尼同乘，哪有他俩踪影？

小孤尼飘飘忽忽抄山路前行，怪侠客不紧不慢若即若离随其后。雨霁月出，夜色朦胧。穿行多时，小孤尼忽见树下月影中坐着一对老头老太，但见他与她手握纺锤将那纷纷乱乱的红线挑起，两人牵来又牵去。小孤尼甚是好奇，便上前施礼，曰：“请问施主，这是做甚？”老太豁开没牙的瘪嘴慈爱又滑稽地笑道：“千里姻缘一线牵。”小孤尼双手合十：“阿弥陀佛，出家人何来姻缘。”老太遂挑起一绵长又结满疙瘩的红线曰：“小师姑此话差矣，佛界尘界鬼界何处无姻缘？这根红线便是小师姑命运线。”那老头双手挑起两根红线欲与老太接上，老太却一努嘴：“喏，缘中人来矣。”小孤尼猛回头，果然见舟头怪侠大步流星而来！再看树下，月影婆娑，树影斑驳，哪有牵红线的月老月婆？

药商夫妇乘车于山脚下，下车登了九十九级台阶方到得山腰。只见罕王庙断墙残垣破烂不堪，一傻痴痴的小和尚坐在门槛上打草鞋；进到山庙里，东禅堂内一半僧半道的邈邈男人正用酒精灯火烧玻璃瓶，瓶里晃着半红半紫半液体半固体的东西。莫非这就是炼仙丹？夫妇俩自是诚惶诚恐，献上香钱，结结巴巴告知来梦山求梦。半僧半道者耸耸肩摊摊手，半脑壳剃得精光半脑壳留着披发，可怕又可笑。他把钱掷回他们，要傻痴痴的小和尚领他俩上峰巅。

娘娘庙虽狭小破旧却拾掇得纤尘不染。庙主老尼据说已过百岁，惜话如金形同鬼影。只见她趺坐蒲团双目微阖，击一声木鱼，一小尼姑闻声出来伺候施主。夫妇俩又是大惊失色——原来小尼姑正是同舟过渡的小侠尼！莫非她插翅飞回梦山的？

小孤尼亦不言语，却伺候得他们熨熨帖帖，吃了素面，热水濯脚，夫妇俩拥衾躺下，只盼做个好梦。

越是想入梦，越是睡不着。药主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又粗通文字。见斗室四壁图文并茂，并擎灯一一观看，原来是梦山得名传说。他便边看边絮絮道给老婆听。

从前某地有一秀才，为了求功名，不远千里来梦山求梦。谁知得梦“头戴瓜皮”，便不解其意，庙中老尼也无法圆梦。他满腹懊恼进京殿试，实以为名落孙山。谁知竟考中了一甲第二名“榜眼”！闻喜宴上，酒过三巡，叙起梦山求梦之事，这位榜眼摇头叹曰：“梦山毫无灵验。我进京前在梦山求一梦‘头戴瓜皮’，这不邪乎吗？”状元听后，击掌叫绝：“梦山求梦，再灵验也没有！我的乳名叫瓜皮，我考中第一，你考中第二，我在你的头上，这不是头戴瓜皮是什么？”

一席话说得药婆眯眯笑：“我不管榜眼龙眼、瓜皮桔皮，我只求梦个好崽崽。”

两人依稀睡去，恍惚间小小蚂蚁爬满斗室。夫妇惊起，只见青灯如豆，方知两人同做一梦。

三更时分，老尼即起，趺坐蒲团练长寿秘功。小孤尼亦起，拎一只破朽木桶下山汲水。药商夫妇也起身告辞并求解梦。老尼并不抬眼，硬邦邦吐出几个字：“蚂蚁众生，你自圆

去。”

药商夫妇与小孤尼一路下山。夫妇很是怜悯小孤尼。小孤尼却淡淡一笑不言语。夫妇俩煞是惊异这小孤尼眼角眉梢一掣一笑一举一动中的超然仙气。

到得山下泉井旁，夫妇俩自去西山烧早香。孤尼跪至泉井麻石阶上，缓缓舀水，缓缓想她的小心事……

她是孤孤单单的小人儿。她的父亲是谁？她的母亲是谁？她一概不知。襁褓中似乎是猴山一独眼跛脚专横无比的老婆子将她喂大。依稀仿佛中，老婆子给她发上插满鲜花，左瞅瞅，右瞧瞧，尔后拍掌嘎笑：“嘎嘎嘎，你是朱家王室后裔、千金贵体吗？虽是私生女，却也见清丽华贵相，莫非王种血液骨髓万古不消此气？！嘎嘎嘎，我决不要杂种流传！我要的是纯种！”老婆子独眼中冷酷刻毒的火舌灼伤了她稚嫩的心。她三岁那年，一家山东马戏班子路过猴山，老婆子要了一壶酒便将她卖给了这马戏家族。自此浪迹天涯数载。下腰劈腿、击剑骑马、腾空翻跃，江南娇弱小女崽与山东马戏世家同等苦练，每每练毕，骨架支解，人欲死去，人家是血缘骨肉自有亲抚。她呢，死狗死猫般蜷缩稻草上苟延残喘！没有亲人没有爱怜，只有鞭打辱骂和欺凌。七岁时她已能飞跃于疾驰的马背上，又舞得一手鸳鸯剑，遂成为马戏班子的小台柱小明珠。一次卖艺后她突然失踪，时经半载，她回到猴山，那独眼跛脚的老婆子正处弥留之际。她平静地立在老婆子身旁，轻轻地却是执拗地问：“告诉我，我的母亲？我的父亲？”老婆子浑浊黯然的独眼忽地射出一股毒光：“小杂种……你母……是……尼姑。”直至气咽，独眼仍睁着。倒是

小小的她料理了这孤独恶毒的老婆子的后事。村人无不惊讶，小小年纪，竟比大人还沉着！她不声不响离了缙山上梦山，“扑通”跪在老尼面前：“我要做尼姑。”老尼面无表情，倒是给她削发受戒，算是收她为徒了吧。

老尼性情孤癖得古怪。她爱洁净成癖。不仅庙里殿上香炉菩萨要揩拭得纤尘不染，就连茅厕的坐板都要刷洗得干干净净。她容不得小尼歇息片刻，她自己也象一架上是发条的钟，没事找事地忙乎。老尼怪吝成性，谨守佛戒，丝毫不犯，不要说从不沾荤腥，一日只两斋，过午不食。先后为她徒的小尼不少，但能忍受她的折磨和怪吝者不多，许多小尼饿得脸呈菜色、骨瘦如柴，逃下山去。老尼倒也不追究，留者则留，离者便离，各得自在，何必强求？

老尼最厉害的一招，是提水。山顶无水，要到山下泉井去取。老尼一不食白天水，说是有俗人汗气脚气污之；二不食罕王庙和尚担的水，说是既入佛门当戒淫，贫尼何能食混浊僧侣水？三不食挑担水。挑水两桶一前一后，后桶是接屁水，但若挑至山顶泼掉后桶水，又犯了奢侈罪。故要小尼三更前后一桶桶往山顶提水。

每至夜深，山林寂静，鸟雀不飞。孤寂寂一沙尼下山汲水，再孤寂寂地攀石阶而上，即便不害怕得毛骨悚然，也太悲寂可怜吧。

老尼不管这些。有时庙中没有小尼时，她便自己下山汲水，亦能胜任之。

老尼用来汲水的木桶破烂不堪，早该换掉，她偏挚爱非常。托善男信女送至村中桶匠修补无数次，已到了极限了。



月色溶溶，小孤尼跪在泉井边的麻石上，破桶中已装满水，她还不想起来。她掬起一捧清冽的泉水，美美地喝了一口。泉中有个月亮，好圆好黄，金灿灿地诱惑着她，起身看桶中，金黄的月亮跟着到了桶里。她便好快活地拎起水桶一级一级上台阶。

图 1

小孤尼虽在马戏班子闯荡过，但初来乍到，对这深夜汲水一招确有些惧怕。久而久之，习惯了。反之，她还万分珍惜这汲水提水的时光。

只要有月光，她就不仅不怕，而且很愉悦。她只怕没有月亮没有星星漆黑的夜，那使她孤寂的心顿生无路可走的苍老的念头。

月色溶溶。小孤尼跪在泉井边的麻石上，破桶中已装满水，她还不想起来。她掬起一捧清冽的泉水，美美地喝了一口。泉中有个月亮，好圆好黄，金灿灿地诱惑着她。起身看桶中，金黄的月亮跟着到了桶里。她便好快活地拎起水桶一级一级上台阶。

小孤尼已松了腰带，海青色的法衣本是老尼的改成，长至脚踝。她的娇小瘦削却很结实的身体便在大法衣中自在地摆动。今夜，她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从那怪侠攥住她腰带的一刹那始，她感到了力与情的保护！这种感觉与她的年龄是极不相称的，可是，她早熟，人世间逼得她早熟。她从未得过爱，更不要说异性的爱！然而，今天她触觉到了，那黑色斗篷里男人的体温和气息，至今还在暖着她的心房！她小声唱起了曲子：“月光光照我床/月婆婆盼我长/长大嫁给有情郎/生个崽崽小闯闯。”儿歌从来不属于她，她只有从田里山里的后生嘴里学来情歌。她过早地成熟了。

青石板一级一级又一级，到山巅整整三百三十又三级！青石小径藤萝掩映，两边苔藓青青。夜风撩拂着她的破法衣，竹影婆娑芳草吐馨。忽听身后响起笃笃脚步声！

她不怕。她只是好奇。多少个夜晚，她见过青蛇在石阶

上蜿蜒爬行，听过猫头鹰象老人般咳嗽，她还迷迷幻幻见过梦娘娘飘飘然地在前给她引路，可她没见过这般时分的上山人。

可是，她正想回头时，一只大手却有力地握住了她的水桶提把。

她霎时觉得轻松。那只大手岂只提去了水桶的重量？简直把她也提了起来！她轻盈地往上飘忽，她又一次感受到保护人的力度！

她侧过脑袋仰视提桶人——果然是他！黑不溜秋的虽瘦小却精悍不过的鬼！那披着黑色斗篷的奇侠！

奇侠亦俯首看她，她感动了。奇侠的目光流泻出父兄般的慈爱和温情。她的瘦嶙嶙的小手情不自禁地移至他的大手旁，她流连那大手的力量和温暖。泪水蒙住了她的双眼。

一级、一级、一级……这回她是飞上了峰顶。而这回，她多么企盼石级永远无尽头！

他和她立住了。他和她都看着桶中：桶中有水，水中有月。

瞬间，“哗”——破桶桶箍破裂，桶底砰然落下，水哗地冲了个精光。他和她的鞋都泼了个湿淋淋。

他放声大笑。

她受他的感染也笑了。她第一次晓得原来自己也会笑！而且笑得这么痛快欢畅。

他高声曰：“桶里无水！水中无月！”

小孤尼心头一颤。

她毕竟还小。她不晓得顿悟，不晓得获得大自在的解

